

#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扬弃<sup>\*</sup>

洪振涛

**【内容提要】**资产阶级博爱思想起源于基督教的博爱伦理，并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先驱的思想中吸收了进步成分，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统治确立之后，博爱思想被资产阶级用作愚弄人民群众、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构成了严峻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深刻批判，揭露了其自私自利的阶级本质，吸收了博爱作为人类社会美好追求的合理内核，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不了真正的博爱，真实、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关键词】** 博爱 意识形态 阶级斗争 “普世价值”

**作者简介：**洪振涛（1980-），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河南焦作 454003）。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撼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提出的博爱口号，同自由、平等等思想一起传播到欧洲各地，成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思想武器，在之后的世界格局演变中被标榜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新的世界观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进行了扬弃，揭示了博爱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为未来社会实现真正的博爱提供了指南。

## 一、从理论源头批判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sup>①</sup>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继承了基督教的博爱伦理，同时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先驱的一些进步思想，从而将其包装成“永恒的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宗教和理性主义的批判，从理论源头上揭示了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

### 1. 宗教伦理的博爱是虚幻的博爱

现代基督教认为，上帝对人的爱是一切爱的根源，如果没有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爱，爱上帝与爱人都是对上帝的爱的回应；所有人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人不但要爱上帝，而且要爱上帝的一切子民，包括邻人甚至仇敌。这种超越个人、超越阶级的无条件、无差别的博爱是现代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最早起源。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19BKS138）和河南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考察宗教产生的根源的基础上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sup>①</sup>那时的人们因为无法科学认识支配他们的异己的强大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于是就将这些力量以人格化和神化的形式进行膜拜，由此便产生了神和宗教。“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sup>②</sup>既然宗教的内容起源于人，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那么建立在上帝造人、上帝爱人幻想基础上的唯心主义博爱伦理，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包括爱在内的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sup>③</sup>。“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sup>④</sup>这说明人类之爱不可能从虚幻的天国和上帝那里产生，只能源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

恩格斯在深入研究基督教的历史后还发现，基督教最初是“受苦受难的人”的宗教，他们在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下幻想在天国得救，而基督教就是那条把他们从“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sup>⑤</sup>。在原始基督教那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是应该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sup>⑥</sup>。可见，早期的基督教根本不存在博爱的教义，只是后来基督教被统治者利用，从被压迫人民的宗教变成剥削阶级的官方宗教，变成在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之后，基督教才被统治阶级赋予了博爱的涵义。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因为对尘世间稀薄的爱的绝望，不得已转而求助于精神和死后的世界，也就接受了这种博爱伦理。这样，基督教“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sup>⑦</sup>。这样做只是为了诱使人民顺从现有的统治，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放弃现实世界的反抗和斗争。

## 2. 理性主义的博爱其实不合理

发端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主张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现世的幸福否定来世的幸福，从而打破了中世纪压抑和束缚人性的宗教禁锢，重新恢复了“人性的光辉”，从基督教虚幻的博爱伦理中初步剥离出新兴资产阶级的博爱思想。兴起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的核心精神，把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进一步推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政治领域。它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准备，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启蒙思想家“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sup>⑧</sup>，但同时认为，理性主义以抽象意志颠倒了逻辑与历史的关系，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博爱思想必然会遭遇现实的困境。

恩格斯指出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受的时代限制，他们“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但“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知性而已”<sup>①</sup>，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之后，非但没有实现普遍的幸福，贫富对立反而变得更加尖锐，“财产自由”成为小资产者和小农“失去财产的自由”，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为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无休止的掠夺战争，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从而宣告了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的破产。“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sup>②</sup>恩格斯从中得出结论：“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sup>③</sup>可见，理性主义所设想的博爱其实并不合理，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现实。

马克思则通过在《莱茵报》期间遇到的“物质利益难题”，看到了“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最热忱的博爱精神和最高超的智力”<sup>④</sup>，也无法解决“存在于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冲突，由此马克思开始重新审视代表普遍理性的法和国家与现实物质利益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和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中指出，黑格尔把国家看作伦理精神的统一，幻想用理性、道德去改良社会，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真实关系；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使他幻想用“爱的宗教”去代替信仰上帝的宗教，用对人的爱去代替对上帝的爱，“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sup>⑤</sup>。他们进一步指出，在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社会和现实世界的资本法则面前，认为“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sup>⑥</sup>，是毫不适用和软弱无力的。

与理性主义在纯粹的精神世界里建构博爱思想相反，马克思开始从物质生活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他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⑦</sup>包括博爱在内的一切思想意识，都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现实的的人的意识，都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由此，马克思开始把批判的视野投向政治经济学，从而为扬弃资产阶级博爱思想开辟了正确道路。

## 二、从社会现实批判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阶级本质

资产阶级博爱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发挥了动员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的巨大历史作用，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但在资产阶级统治确立后，却变成了资产阶级对内维护阶级统治、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思想工具。恩格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揭露了资产阶级博爱思想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

### 1. 博爱是资产阶级维护经济剥削的理论诉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为了掩盖社会矛盾，“必须在理论上进行伪装，甚至辩解；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然，办法只能是诡辩，歪曲，以至纯粹用空话来支吾搪塞”<sup>①</sup>。他们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卫道士——政治经济学，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sup>②</sup>，这就戳穿了政治经济学“博爱”的谎言。他们批判人道学派伪善地给无产者的苦难开出安心工作、少生孩子的药方，同时又规劝资产者节制生产热情，却根本不去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博爱论者刻意回避社会矛盾，否认对抗的必然性，幻想把一切人都变成有产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sup>③</sup>，使博爱变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制度辩护的术语。马克思还批判了凯里的庸俗经济学说，指出其实质“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词句来人为地加快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式的发展”<sup>④</sup>，揭露了资产阶级只是用博爱的口号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以“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sup>⑤</sup>来掩盖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甚至宣称延长劳动时间代表工人智力和道德的完善，是工人提高自身地位的手段。而在工人阶级日益觉醒、联合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时，资本家们又开始呼吁和平与和谐，并实施了一些小的生产改良措施，似乎真的变得博爱了。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sup>⑥</sup>。“所有这些都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sup>⑦</sup>这就揭示了资本家所谓博爱的善举，只是为了在竞争中加速资本积累。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在雇佣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sup>⑧</sup>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根本无法调和，资产阶级所谓的博爱不过是掩盖对无产阶级剥削的骗人鬼话。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展自由贸易、攫取全球利润，“高唱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sup>⑨</sup>，“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sup>⑩</sup>，博爱又成了掩盖资本主义商业贪婪性的虚伪面纱。恩格斯指出，虽然这些国家尽可能地互相表示友爱和亲善，但是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sup>⑪</sup>。马克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sup>⑫</sup>后来，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开始出现股份银行等各种股份公司，马克思认为，这不过是加快了资本的积聚和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其结果只是“使整个世界陷入金融欺诈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sup>⑬</sup>，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7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而指出在博爱的面纱之后隐藏着资本全球扩张的真相。

## 2. 博爱是资产阶级实施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

法国“二月革命”期间，巴黎的建筑物上到处写满了“博爱”的字样，而这只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将无产阶级拉入反封建的阵营、帮助他们夺取政权所用的伎俩。让资产阶级感到无比惊恐的是，无产阶级群众所要求的平等和博爱，与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平等和博爱的意义恰恰相反，甚至完全颠倒了过来。恩格斯指出：“平民对革命口号的这种理解变成了实现自己的对立面，即实现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剥削中的博爱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时，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就必然只不过是一种梦想。”<sup>①</sup>可见，资产阶级所谓的平等和博爱，只是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要求，而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平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博爱。但是，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决不会把自己博爱的真实意义告诉无产阶级，“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sup>②</sup>。他们大肆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要在世上创建“爱的王国”，博爱成了资产阶级麻痹和奴役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武器。

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sup>③</sup>。资本家用博爱粉饰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为了让工人对他们感恩戴德，并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然而，一旦工人运动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厂主们的慈父般的爱护和关怀一下子就消失了”<sup>④</sup>。资产阶级就会撕下博爱的虚伪面纱而露出狰狞的真实面孔，毫不含糊地把“自由、平等、博爱”代之以“步兵、骑兵、炮兵”，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镇压和迫害。在德国“三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当无产阶级要求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先前标榜“社会主义和博爱”的资产者却用“驴子需要的是吃草、负重和挨鞭，而农民需要的是吃糠咽菜”，“如果他们竟敢违抗，那就不必再讲什么慈悲。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sup>⑤</sup>的腔调，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在法国“六月革命”中，推翻了七月王朝的巴黎人民因抗议解散“国家工厂”举行游行示威，却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军队和别动队血腥镇压。马克思激愤地写道：“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sup>⑥</sup>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存在，而在封建专制这个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之后，博爱就会被“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所代替。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⑦</sup>博爱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在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继续宣扬博爱只是为了欺骗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民，让他们沉浸在虚假的博爱氛围里丧失斗争意志，因此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 3. 博爱是资产阶级掩盖殖民掠夺的虚伪面纱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殖民扩张实现的，但资产阶级竭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7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

用“自由、平等、博爱、人道、文明”之类的美好词藻来掩盖这一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欧洲和亚非拉美地区被压迫民族历史遭遇的考察，戳穿了资产阶级把殖民政策说成“田园牧歌式的解放运动”的无耻谰言，揭露了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野蛮统治和残酷掠夺的真相。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在弱肉强食的资本法则面前，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疯狂瓜分殖民地，竞相掠夺资源，实施野蛮统治，给落后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在爱尔兰，成千上万的人仅仅因为有参加反对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芬尼亚运动的嫌疑而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逮捕，在狱中遭到了野蛮的虐待。马克思讽刺地说：“在两年中，已有二十多个工人芬尼亚社社员死亡或发狂，这就是这些在善良的大地主们支持下的善良的资产者的博爱仁慈的恩赐。”<sup>①</sup>在他看来，“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sup>②</sup>。在伊奥尼亚群岛，英国殖民者“以真正奥地利式的残酷性镇压了当时群岛上所发生的起义。20万居民中有8000人被处绞刑，被判受鞭笞、监禁和放逐；妇女和儿童被鞭打得皮开肉绽”<sup>③</sup>，但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却把这一野蛮行径说成“用国民自由原则来教育他们”，殖民者赏赐给伊奥尼亚人的“经济福利”是他们无力负担的沉重赋税。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欧洲还勉强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但“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sup>④</sup>。在非洲，罪恶的奴隶贸易一直延续了400年，使非洲大陆损失了1亿至1.5亿人口，马克思把奴隶贸易斥为“贩卖人类血肉”的肮脏勾当，列为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不仅没有给土著居民带来财富和幸福，反而导致了“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sup>⑤</sup>的悲惨结局。在印度，英国政府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通过两个世纪的战争征服了印度，然后又“假仁假义地高喊和平”。马克思讽刺地指出：“他们必须先把印度拿到手里，然后才能使印度承受他们那大肆张扬的博爱之心的恩典。”<sup>⑥</sup>事实上，因殖民统治失去旧世界的印度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与印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英国侵略者带来的灾难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在中国，“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sup>⑦</sup>，这些“文明的贩子”不但从中国掠走了大量的白银，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而且还犯下了“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sup>⑧</sup>的滔天罪行，哪里能找得到半点博爱的影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博爱不过是资产阶级掩盖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的遮羞布。“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等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sup>⑨</sup>。被压迫民族要想改变被资本主义剥削和奴役的命运，就要抛弃“一切善良愿望和美好幻想”，拿起斗争的武器进行坚决的反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0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5-16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0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5页。

### 三、从革命实践批判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具体危害

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sup>①</sup>的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无产阶级思想上的混乱，甚至蛊惑了一批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构成了严峻挑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在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空谈博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极其有害的。

#### 1. 博爱思想扭曲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

资产阶级鼓吹的博爱思想，影响了一批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著作家”，他们的共同点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对工人阶级寄予或真或假的同情，都带有浓厚的博爱色彩，甚至以博爱来解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

恩格斯认为，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之所以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sup>②</sup>。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矛头直指19世纪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卡莱尔“荒谬绝伦地把红色共和国、博爱、路易·勃朗等和自由贸易、废除谷物税等混在一起”<sup>③</sup>，完全不懂历史发展进程，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西斯蒙第宣称为所有人谋福利，主张建立一个“平均私有”的理想社会，“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sup>④</sup>。马克思嘲讽西斯蒙第是一个“过去时代的赞颂者”，并将这种带有小生产情结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学说称为“博爱主义共产主义”。他们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就写了35种表现的爱，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sup>⑤</sup>，完全偏离了共产主义的方向。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普鲁东“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sup>⑥</sup>，“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的和宗法式家庭的幻想”<sup>⑦</sup>，企图取消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共产主义，而这种改良道路只会将无产阶级推下悬崖。他们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魏特林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早期基督教，指出“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sup>⑧</sup>，“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sup>⑨</sup>。只有抛弃感伤的、宗教性的说教式的宣传，代之以科学的、革命的宣传，才能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2. 博爱思想削弱人民群众革命的意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警惕博爱思想对革命意志的不良影响，他们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尽管“‘夜里没有一小时’不是为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而流着辛酸之泪”<sup>⑩</sup>，但它代表的不属于任何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1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43页。

的人“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sup>①</sup>，“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sup>②</sup>。从本质上讲，“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sup>③</sup>。革命群众不能沉迷于博爱的幻想，而是应当“反对一切能够更加冲淡和削弱对于共产主义同现存秩序的充分对立性的认识的词句”，因为“这些词句会使这种对立模糊起来，甚至会使资产者为了保全自己而根据博爱的空想去取媚共产主义者”<sup>④</sup>。恩格斯指出，“把社会主义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sup>⑤</sup>。他认为，只有抛弃这种博爱的幻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sup>⑥</sup>，才能为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找到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的空论家们鼓吹博爱，只会“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sup>⑦</sup>。他们严厉地批评了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遥遥无期，因此“人们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sup>⑧</sup>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总结法国工人阶级“二月革命”的惨痛教训时指出，资产阶级宣扬的“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的博爱，只是“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sup>⑨</sup>，巴黎的无产阶级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沉醉在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等来的却是资产阶级对“六月革命”的残酷镇压。因此，“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fraternité）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理应受到嘲笑，“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sup>⑩</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甚至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sup>⑪</sup>。“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sup>⑫</sup>直到189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还强调：“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sup>⑬</sup>这些都充分宣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鲜明态度：放下幻想，准备战斗！

### 3. 博爱思想侵蚀工人阶级政党的纯洁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工人阶级政党的团结，认为“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5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6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9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3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1页。

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①</sup>。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一些受到资产阶级博爱思想蛊惑的派别也混入新生的工人阶级政党，使党面临蜕化变质的危险。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中就含有否定超越阶级的博爱思想的意蕴。在努力提高同盟成员思想觉悟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同盟内鼓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理论家”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在美国“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sup>②</sup>的克利盖从同盟舞台消失。在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国际性的工人联合组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流毒也十分警觉。早在1865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已经预言：“目前国际协会中的天真的博爱维持不了多久。如果这里在工人中有积极的政治运动，也就会有同样的分裂。”<sup>③</sup>他们与“希望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sup>④</sup>的普鲁东主义和拉萨尔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组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的纲领中看到了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底色和机会主义的危险。马克思不无忧虑地指出，德国党的领导中有一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sup>⑤</sup>。恩格斯也认识到：“这种使人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sup>⑥</sup>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拉萨尔派把自己看作“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奢望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进行社会改良的右倾机会主义。马克思明确表示，不会抛弃无产阶级旗帜，更不会赞成小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骗人鬼话”，预言“反对那些带着博爱主义倾向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大学生和博士们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sup>⑦</sup>。恩格斯则直接批判了“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的政治口号，指出“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sup>⑧</sup>，强调不能和那些主张“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sup>⑨</sup>。恩格斯在致贝克尔的信中更加明确指出：“假如这些先生们自己挑起分裂，企图抹杀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代之以粗陋的、唯美的、伤感的、枯燥的博爱主义，那我们就应该同意分裂。”<sup>⑩</sup>直到晚年，恩格斯还在痛击“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和“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sup>⑪</sup>，认为“这样的政策长此以往只能把党引入迷途”<sup>⑫</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博爱思想对于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一剂包裹着糖衣的毒药，严重威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9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5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3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页。

了党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任何主张以放弃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来博得资产阶级激进派同情的机会主义，以及主张资产阶级出于博爱对社会进行“补补缀缀的改良”的改良主义，都是工人阶级政党绝对不能容忍的。

#### 四、从历史规律扬弃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合理内核

虽然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鼓吹的博爱思想是虚伪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放眼历史长河，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在资本主义之后的未来人类社会，博爱思想又该何去何从？就像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拯救出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进行了扬弃。

##### 1. 博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同美好追求

博爱思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也追求博爱，只是这种博爱不同于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虚假的、自私的博爱，而是恩格斯指出的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中加进了它原来没有的意义”的那种把“资产阶级意义完全颠倒过来”<sup>①</sup>的博爱，即真实的、普遍的、“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sup>②</sup>。他在《宪章运动》中指出：“在法国也象在英国一样，大资产阶级独霸天下，蹂躏着劳动的子孙。法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一样，正进行战斗，反对这个敌人并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sup>③</sup>既然博爱必须通过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战斗才能争取到，那么这种博爱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鼓吹的那种博爱。恩格斯在《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中指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sup>④</sup>。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博爱只是“用最卑鄙的伪善”把他们的自私自利掩盖起来的遮羞布，与无产阶级所追求的兄弟般的友爱是完全不同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sup>⑤</sup>这也就把建设未来美好社会、实现真正博爱的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还乐观地预期，有朝一日欧洲的反动分子为躲避革命逃奔到中国，将在城墙上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sup>⑥</sup>，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孕育一个新世界的期望。可见，对于博爱思想应有的真实涵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肯定、赞同和热烈追求的，只不过把它从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虚伪面纱下面解放了出来。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所从事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事业，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博爱精神的体现。他们共同奠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把实现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作为最高理想和价值追求，充分彰显了对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博爱情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论及博爱时大多持批判观点，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虚伪深恶痛绝，不愿将他们所理解的博爱与资产阶级鼓吹的市侩庸俗的博爱混为一谈，就像马克思在谈及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时曾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up>⑦</sup>一样；二是在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和工人运动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7页。

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颂扬博爱思想会引起革命群众认识上的混乱，诱发他们对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他们丧失革命意志、对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从而对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 2. 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不了真正的博爱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批判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他们把“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sup>①</sup>作为前提，通过考察人的思想、观念、意识、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生产同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的关系，得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②</sup>的结论。他们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sup>③</sup>包括博爱思想在内的“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sup>④</sup>，“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sup>⑤</sup>。这就说明了资产阶级博爱思想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sup>⑥</sup>。联系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就不难看出，博爱思想起初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阶级的呼吁和反抗，因为封建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统治阶级给予资产阶级自由和博爱，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并允许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而在封建统治被推翻之后，博爱就被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拿来为他们的统治和利益进行辩护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不了真正的博爱，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产阶级依靠雇佣劳动和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才能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sup>⑦</sup>。“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sup>⑧</sup>在这种情况下，奢望资本家给予工人阶级博爱只能是一种甜蜜的幻想。由于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存，劳动异化使得“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sup>⑨</sup>。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⑩</sup>。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还存在，只要剩余价值的规律还发生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无产阶级所要求的那种博爱也就无法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资产阶级虚伪的博爱变成真正的博爱，仅仅依靠理论批判是不够的。“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3-744页。

等”<sup>①</sup>。只有从根源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由全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才能使博爱回到纯粹的人类感情。这种变革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 3. 博爱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发现，人的思想意识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的过程。“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sup>②</sup>。博爱思想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把它从基督教的天国降到了尘世，开始关注市民社会的人了，即便那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但这在客观上是一个历史进步。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博爱思想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在当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但在资产阶级统治确立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使得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鼓吹的博爱思想变成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因而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意义，必将为“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sup>③</sup>——无产阶级道德的博爱思想所代替。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博爱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恩格斯高度认可摩尔根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基本原则”<sup>④</sup>的看法，并将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作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论。“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sup>⑤</sup>这与马克思指出的“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sup>⑥</sup>高度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博爱的社会，博爱思想最终将在更高的水平上向原始社会复归。博爱思想这一发展演变的理论逻辑，就是否定之否定：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博爱思想是对原始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朴素的博爱思想的否定，而未来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博爱则是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否定。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的过程，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公有制社会，博爱思想才会有坚实的物质根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指出，正义只是指出了一条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即通过自由和平等使社会人道化，但“只有在日益合理的社会组织中才可能提供积极的解决办法。这是非常合乎期望的解决办法，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这是通过普遍团结所达到的每一个人的自由、道德、理性和福利——人类的博爱”<sup>⑦</sup>。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条件得到满足、特别是社会组织高度合理化时，作为人类共同理想的博爱才能最终实现。“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sup>⑧</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描绘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0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代替了资产阶级的私人占有，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代替了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将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异己的、支配和控制人的规律开始听从人的支配，人类完成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sup>②</sup>。只有到那个时候，国家和阶级消亡了，个体生存的斗争停止了，才实现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③</sup>，人开始“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博爱思想也就从根本上被克服了，从而成为那种“真正人的道德”，即真实、普遍的人类之爱。

## 五、结 语

博爱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sup>④</sup>。资产阶级的博爱既不是永恒真理，也不是“普世价值”，并终将共产主义的博爱所代替。但共产主义的实现要经历一个复杂、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揭穿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胡言乱语，也要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建构与当前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无产阶级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可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的“大爱”思想来提纲挈领，以对祖国、民族、人民乃至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博大深远之爱来反对资产阶级虚伪自私的博爱。在当前阶段，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把博爱思想的合理内核从资产阶级虚伪的口号中解放出来，变成社会主义道德的生动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 参考文献：

- [1] 王伟光：《“普世价值”的反科学性、虚伪性和欺骗性》，《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5期。
- [2] 辛向阳：《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
- [3] 刘书林：《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变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4期。
- [4] 柏元海：《现代西方社会博爱观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 [5] 谭培文：《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道德话语权的批判与启示》，《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6期。
- [6] 王丽娟、刘同舫：《托克维尔的人道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 [7] 楼慧心：《一个不该被遗忘的研究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博爱思想及其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 [8]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2期。
- [9] 梁冰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与施蒂纳利己主义的批判》，《哲学动态》2020年第12期。

（编辑：刘曙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